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恨海
第五回 驚惡夢旅夜苦縈愁 展客衾芳心癡變喜

且說棣華扶了母親過來，伏侍坐下。忽見牆上貼的五彩畫張旁邊，貼了一張字條兒，正是自己寫母親病情的那張紙條。不覺暗暗稱奇，不知貼在這裡是何用意？白氏坐了一會，五姐兒掌上燈來。棣華問道：「我們住在這裡，你們又到那裡去睡呢？」五姐兒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在這裡陪著，讓五哥兒到客房裡睡去。」棣華道：「那客人肯麼？」五姐兒道：「小姐不知這鄉莊兒上的規矩，那邊客房裡，常時一睡十七、八個人，都擠在一個炕上。還有人過多的時候，這屋裡也住客，我就到後面搭個板鋪兒，五哥兒還不是混在客人一起麼？這是常慣的事，小姐只管放心。」此時白氏坐得乏了，仍復睡下。五姐兒到外面燒水，招呼那伙客人洗面、洗腳，又代客人做飯。一會兒，又送了兩碗小米粥進來，一小碟子鹹菜。棣華見他這般慇懃，心中倒覺得不安，伏侍母親吃了一碗，自己也勉強吃了。五哥兒回來了，說：「字帖兒都貼好了。今天外頭，好不熱鬧！來了多少義和團，都說是趕到衛裡殺毛子的。我在那裡看了一會兒，到這會回來。」棣華聽了，又是耽心，只因聽了義和團的話，不知伯和怎樣？倘使遇見了，不知可礙事。

再過一會兒，人靜了，白氏對棣華道「今天吃的藥，倒有點意思，此刻好多了，頭暈也輕了，那覺著輕飄飄的也沒了，只是頭痛發燒，依然不好。明日再去抓一服來吃，只怕就可以望好了。」棣華聽母親說好點了，自是放心。因為昨夜通宵不寐，覺得倦了，便在白氏身旁睡下，一心一意去想念伯和，不知他今夜又宿在那裡？這等亂離之際，不知可曾遇了強暴，又不知可曾安抵天津？……那心中忽喜忽悲，說不盡的心事。正欲朦朧睡去，只見五姐兒說道：「恭喜小姐，你家陳少爺來了！」棣華聽說，連忙起來問：「在那裡？」五姐兒道：「在外面，就來了。我同小姐去看來。」棣華便起身同五姐兒走到門外一望，原來是一條康莊大道，那逃難的車馬絡繹不絕，那裡有個伯和在內？正自仔細辨認時，五姐兒指著前面道：「小姐，你看，那邊不是陳少爺麼？」棣華順著所指處望去，果然見伯和跨了一輛車簷，笑容可掬的過來。暗想：車裡面還有甚人，他還是跨著車簷呢。回眼一看，那趕車的正是出京所用，今天早起回了他的那個車夫，不覺暗暗歡喜道：「原來是他代我們尋著的。」因便高聲叫：「伯和賢弟！」

叫了兩聲，那輛車子從自己身邊經過，伯和卻只做聽不見，車夫趕著牲口，逕投南道上去了。棣華不覺十分悲苦，暗想他一定是怪我一向避嫌，不肯和他說話，因此惱了我了。又不好意思過於呼喚，拿著手帕在那裡拭淚。忽聽得旁邊有人說道：「好忍心！姊姊一向不理我！」回頭看時，不見了五姐兒，卻是伯和站在那裡，不覺轉悲為喜。正欲說話，那過往的車子內，忽有一匹牲口走近自己身邊嘶叫起來，不覺嚇了一跳。

猛回來看時，只見眼前漆黑，不見了伯和，那牲口還在那裡嘶叫。寧神一想，原來還睡在炕上，炕几上的燈已經滅了，那伙客人騎來的驢子拴在院子裡，在那裡嘶叫，才是做夢。

回想夢中光景，伯和何故不理我？大約是我日間苦思所致。猛可想起夢中見了車夫代伯和趕車，又想起打發那車夫時曾說及所有銀子匯單都在伯和身上，不要那車夫記在心裡，出去遇見，圖害了他。此刻亂離的時候，有甚王法？果然如此，可是我害了他了。我想念他，夢見他，自是常事，何以又看見那車夫呢？愈想愈像真的，不覺如身負芒刺，萬箭攢心，一陣陣的冷汗出個不住，不由得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暗想他若是因此喪生，我便是相從地下，也無面目相見，叫我如何是好？愈想愈傷心，愈傷心愈哭，把白氏哭醒了，問道：「女兒何事痛哭？」棣華答不出來，仍是抽咽不止。白氏歎口氣道：「我兒，不要傷心了！萬事皆前定，但願吉人天相，女婿平安，便是兩家洪福。」說到這裡，頓住了不說。棣華聽了，更是傷心，幾乎要放聲大哭，白氏也忍不住嗚咽起來。棣華見母親哭了，便連忙忍住道：「母親正怕睡的骨頭又要疼了，女兒起來捶捶罷。」白氏道：「不疼，不要捶，你睡罷！」棣華道：「女兒左右睡不著。」說罷，便坐起來，黑摸著，代母親捶腿。白氏道：「此刻甚麼時候了？」棣華道：「方才聽見遠遠的打四更，這鄉莊兒上的更次，不見得准，滅了燈，又看不見表，也不知是甚麼時候。」捶了一會，白氏又睡著了。棣華兀自暗暗垂淚，恐驚醒母親，不敢嗚咽，伏在炕几上，聽著村雞亂唱，不久就是天明。

五姐兒睡在炕几那邊，一覺睡醒，見棣華呆呆坐著，便道：「小姐起來得好早。」棣華道：「睡不著，半夜裡就起來了。」五姐兒翻身起來，對棣華定睛一看道：「小姐，你哭甚麼來？眼睛都紅腫了！」棣華道：「不曾哭甚麼。」五姐兒歎口氣道：「出門人自然是苦的。」說罷，下炕，張羅弄水洗臉。是日，又叫五哥兒去撮了藥，白氏吃了。

做書的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白氏在此養病，一住就是十天，那病卻是好不壞的，只管在那裡發熱發燒。棣華是念夫愁母，寸心無有寧時，自不必說。過到第十天上午，忽然一個人走進來問：「張家店是這裡麼？」五哥兒答應道：「是。」那人道：「可有一位張太太和一位小姐住在這裡？」棣華聽見，連忙問：「是誰？」一面走出房門，往外一看，卻是李富，走前兩步，請了個安。棣華這一喜，喜的說不出來，就如見了親人一般，也自忘了甚麼是個嫌疑，忙問道：「少爺呢？可和你一同來？身子可好？」李富道：「小的也因不見少爺……」

棣華聽了，如冷水澆背一般，頓時便丟去了一天歡喜，又擔上了一擔憂愁，便退了入房。李富走到房門口，給白氏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自從那天失散之後，小的尋不見車子，又不見了少爺，思量總是往衛裡去了，便僱了一匹牲口，要至衛裡。

走著走著，走到鐵路旁邊，看見好些洋兵，不知在那裡做甚麼。小的只看了一看，那洋兵便對著小的打了一槍，在肩膀上擦過，連忙跑了回來，下在店裡養傷，今天才好了。聽外面風聲緊的了不得，天天往衛裡去的義和團也不知多少。要出來打聽，在店門口，看見一張條子，寫的是有人在這裡等少爺，料是親家太太在這裡，因此尋到這裡，果然得見。此刻外面亂的不得了，多少人從衛裡往這邊跑，衛裡是去不得了。小的打聽來，此刻只有山東地面太平，親家太太，趕緊動身才好。這個地方，只怕也不得安靜！」五哥兒在旁邊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們相近的七百戶、九百戶，都請了大師兄來，設壇學拳。我們這裡，也不過這一兩天，就有大師兄來了。」

棣華聽了，又是悲苦，又是害怕。白氏道：「少爺到底那裡去了，可打聽得出來？」李富道：「料來總是到衛裡去了，但得到了衛裡，此時早到了上海了，親家太太早點動身要緊！」棣華道：「此刻太太病著，怎麼好動身？」李富道：「不知親家太太是甚麼病？從水路動身不要緊，此時也只有水路太平些，若再走旱路，再像前回那樣子一來，就不好了。」白氏道：「如此，你便去僱船罷。我頭回嚇怕了，再禁不起了，還是早點走罷。」棣華哭著對母親道：「他還沒來，我們走甚麼？」白氏強慰道：「他已經到了天津，自然就到上海去了，我們等在這裡做甚麼？並且我還有個主意在此，這裡五姐兒夫妻都是好人，我們只要重托他，如果女婿到了，告訴他我們往山東去了，叫他也跟去。我們到了山東，也照樣寫著字帖兒，貼在通衢大路，他自會尋來。」棣華道：「山東地方大得很，我們到那裡呢？」李富接口道：「此刻逃難的人都說德州便太平，我們就到德州罷。」五姐兒道：「這就可以辦得到了，倘有人來問信，我便指引他去便是。」棣華道：「母親也要告訴他那模樣兒，不要錯指引了別人。」白氏心急，一面叫李富先去僱船，一面告訴五姐兒伯和的面貌。五哥兒告訴李富說：「這裡沒有船叫，往東南走三十里，清宮莊東面，才是運河，才有船可叫。」李富聽了，便到外面，賃了一匹快驢子，加了一鞭，飛也似的去了。

這裡白氏便叫棣華收拾行李。棣華雖然記念伯和，也恐怕母親再受驚嚇，禁當不起，只得含悲茹痛，檢點起來。五姐兒也在旁邊幫著收拾。棣華因為五姐兒百般慇懃，此時臨別，倒有點戀戀不捨之意。收拾好了，又叫五哥兒去多抓幾服藥，預備母親在路上吃。開發店錢，也不和他細算了，取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，算了店錢。五哥兒夫婦千恩萬謝，歡喜無量。棣華又念五姐兒連日伏侍勤勞，在小指上褪下一個小小的金戒指來，給與他道：「辛苦了幾天，留下這個給你做個紀念罷。」五姐兒嚇得連忙萬福道：

「小姐這是那兒說起！我今生受了，來世再報小姐的大恩！」棣華道：「這是我酬謝你的意思！不算甚麼，何必說報？」五姐兒吐

出舌頭道：「小姐，你便說不算甚麼，這個金器，我們鄉莊兒上人家，前一輩子也沒有見過呢！」棣華道：「這裡可有車僱？回來我們上船，還要坐了車去呢。」五姐兒道：「車是沒得僱的，本莊劉太公家自己有著一輛車子，我叫五哥兒去借來用用，可以使得。」五哥兒在外答應道：「可以使得，我就去借來，回來我自己趕車，便送太太們下船。」棣華道：「這更好了，費心得很。」

商量停當，吃過飯後，申牌時分，李富和一個船戶，都騎著騾子來了。李富說道：「船價貴得很，大點的船，動不動要二百多兩銀子才肯到德州。小的僱的是一隻小船，沒有中艙的，只有內外兩艙，也要一百兩銀子。小的大膽，僱定了，人少，這只船也夠了。」白氏道：「只要坐得下就是了，此刻是逃命的時候，還講究甚麼？」李富便和船戶搬取行李到車上去。棣華別過五姐兒，扶了白氏上車，然後自己上去。五姐兒送到車邊，代下了車簾。那船戶把騎來的騾子，拴在車上，做了個雙套車。李富自去把騾子還了主人，然後同船戶跨上車簷。五哥兒趕著牲口便走。看看走到日落崦嵫，才到了清宮。船戶還了賃來的騾子，趕到岸邊時，已斷黑了。船上人打了燈籠，先接應了白氏母女上船，然後搬取行李。棣華又揀了一塊碎銀子，謝了五哥兒。五哥兒不肯接受。棣華道：「你今夜斷不能回去，在這裡住店，也要使用，拿去罷。」五哥兒方才接了，拜謝而去。白氏母女住了內艙，李富住了外艙，他的行李，當日失散時，本在車上，此刻便取了出去。船戶來一開艙板，把兩口小皮箱放在艙下，鋪平了，竟是一個平艙。棣華恐怕母親睡的骨頭酸疼，開鋪蓋時，便把自己的一牀褥加鋪了上去，意思要就同睡在一個鋪上。白氏看見，便道：「也好，我墊厚些，你便可以用了那一副。」說時指著伯和的鋪蓋。棣華把臉一紅道：「我就同母親一鋪罷。」白氏道：「這又何苦，天氣慢慢的熱起來了，擠在一處做甚麼？」說罷，拉過鋪蓋去解。棣華道：「既然母親怕熱，又這麼吩咐，我就用了他罷。」接過鋪蓋開了，鋪好，又把自己的一牀被窩支起來做了簾子，隔斷外艙。是夜，棣華用了伯和被褥，不覺情極成癡，默念雖未成禮，今日奉了母命，先用了他的衾枕，或者是他日同衾之兆，也未可知。這一點癡念縈在心上，不知不覺，把一切愁苦，都暫時丟開，只打算將來成禮之後，如何恩愛，如何相敬。想起他在村店時，那般體貼，又是彼此同遭過這場患難，將來不知要生受他多少溫存。想到得意之處，轉覺得心癢難撓起來，遂不覺酣然睡去。不知何日始達德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